

# 食色天下

石章鱼<sup>著</sup>

从草根到江湖大佬的发迹之路  
行走江湖，懂规则、心怀大局者不败。  
豪强逐鹿，善谋略、能屈能伸者不辱。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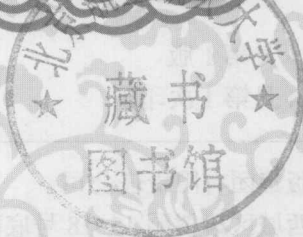
014033422

1247.57  
3265

# 食色

石章鱼著

# 天下



从草根到江湖大佬的发迹之路

行走江湖，懂规则、心怀大局者不败。  
豪强逐鹿，善谋略、能屈能伸者不辱。



北航

C1721852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1247.57  
3265

SS380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食色天下 / 石章鱼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4

ISBN 978-7-5534-4056-9

I. ①食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3292 号

食色天下

---

著 者 石章鱼  
责任编辑 顾学云 奚春玲  
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 张 24  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号  
邮编: 100052  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  
发行部: 010-51582241  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534-4056-9

定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3109269



## · 目录 ·

### 01 为母亲的赌债善后 / 001

洪秋燕头部向前一探，贴近韩颖的身体，猛然做了一个有力的甩动，她的牙齿之间含着一片锋利的刀片。韩颖虽然武功胜过洪秋燕，可是她在临阵经验上毕竟还是欠缺一筹，根本没有料到洪秋燕的口中还会暗藏刀锋。危急之中，她的身体向后缩了一寸，就是这一寸让她躲过了致命一击。

### 02 初入江湖，危机四伏 / 028

黑衣男子从身后抽出三把飞刀，冷冷盯住朱老二，他忽然扬起手来，一把飞刀闪电般向朱老二的小腹射去，然后双手挥舞不停，剩下的两把飞刀一把射向朱老二的右腿，一把奔向朱老二的面门。黑衣人投掷飞刀的手法已经有了相当的火候，飞刀脱手之后，破空发出嗖嗖的声音，三道冷电一般的光芒射向朱老二的身体。

### 03 拜高人为师 / 065

“全身而退的方法有很多，未必只能一味逃走。当一个人一心想要逃走的时候，就会丧失斗志。你当时既然可以一招将那赖皮猴给击倒，那么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制住他，他的刀就在地上，你捡起刀抵住他的要害，利用赖皮猴来要挟他的两名同伴，是不是要比你拔腿就跑的效果好许多？”

## 04 新仇旧恨一起算 / 090

沈万堂道：“你还记不记得二十年前对我说过的话，你说我沈万堂这辈子注定要被你踩在脚下，你说要让我沈万堂永无翻身之日。你当着师父的面，当着那么多餐饮界名流的面羞辱我！那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”说到这里，沈万堂阴森的双目中陡然射出两道怨毒之极的寒光。

## 05 江湖八门的兴衰成败 / 121

苏乐提醒自己要冷静，就算是逃跑也要确定方向，人在想到逃的时候，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。对苏乐来说，肉联厂食堂就是他现在的家，可是他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肉联厂食堂的画面，没有退路。如果出入口被这帮人封锁，自己岂不是要被他们来个瓮中捉鳖。苏乐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第一监狱，大门口有武警战士，这帮城管临时工就算再猖狂，也不敢在监狱门口动手。

## 06 没有办法的办法 / 163

苏乐心中咯噔一下，虽然他已经隐约猜到了赵永虹的身份，可他仍然不免被震撼了一下。望着赵永虹高贵冷漠的样子，苏乐的脑海里不由得联想起港台狗血剧，接下来该不是她就要大发雌威，指着自己的鼻子历数自己的罪行，然后将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小子骂个狗血喷头吧。

## 07 每临大战有静气 / 204

眼看一场车祸就要发生，斜刺里一辆白色的宝马车突然冲了过来，抢在那辆摩托车撞击苏乐之前，挡住了公路赛前行的去路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公路赛撞击在宝马车左侧的叶子上，身穿紧身背心的混混儿就像空中飞人一样腾空飞了出去，然后抛物线一样落在了电业小区前方的小河内，溅起大片白色的水花。

## 08 暗含玄机的出场大戏 / 236

这些老辈的江湖风云人物，他们的很多故事都让人耳熟能详，但是仅凭故事未必能让后辈折服。谢忠良是小刀会涌现出的新生代中的佼佼者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已经将超越先辈作为自己的目标。对于叔叔谢云安他是崇拜的，宋轩一开始就充满了不敬，这让谢忠良感到极其愤怒，他冷冷盯住宋轩，暗地里已经兴起了向他挑战之心。

## 09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257

苏乐气不喘心不跳，将两只土豆切完，然后从中随意夹起了一片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高高拎起示于众人。那土豆片轻薄如纸，透过土豆片竟然可以看到后方的朦胧人影，苏乐轻轻一抛，土豆片宛如一只蝴蝶，在虚空中盘旋飞舞，又如一片轻薄的落叶，悠悠荡荡缓缓落在地面之上。

## 10 斩云刀花落苏家 / 284

压力会让有些人感到恐惧，而有些人却因为压力而产生斗志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。苏乐显然属于后者，来自铁皮屋内的示警声已经让他意识到宋轩可能遭遇了袭击，老太婆的目标显然不是自己，如果自己选择逃跑，对方很有可能不会穷追不舍，因为她要对付的是宋轩。

## 11 江湖烽烟再起 / 312

宋晓白离开的时候方才认识到眼前的少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或许从一开始自己就做出了错误的评估和判断。宋晓白留下了自己的名片，即便是离开仍然保持着她的淑女风度：“苏乐，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如果改变主意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
## 12 越来越难以琢磨的局面 / 344

苏乐目光一亮，他强忍住追问下去的欲望，淡然道：“我该走了！”人往往都是这样，你越是表现出渴求知道真相的欲望，对方就越喜欢卖关子。苏乐知道算命先生正在有预谋地将自己一点点引入他设好的圈套，既然如此，我偏不让你的如意算盘得逞！

## 01 为母亲的赌债善后

洪秋燕头部向前一探，贴近韩颖的身体，猛然做了一个有力的甩动，她的牙齿之间含着一片锋利的刀片。韩颖虽然武功胜过洪秋燕，可是她在临阵经验上毕竟还是欠缺一筹，根本没有料到洪秋燕的口中还会暗藏刀锋。危急之中，她的身体向后缩了一寸，就是这一寸让她躲过了致命一击。

### 极品老板娘

“苏乐！你妈被人打了！”

如果没有接到这个电话，苏乐本该走进惠南市一中的考场，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，可他的人生突然就被这个电话改变了。

苏乐问明了出事地点，背着书包，头也不回地冲向小东风。

小东风是位于春风街38号的一间小餐馆，大厅内六张长条桌，一个装修简单的包间，外加不到九平米的厨房，就构成了餐馆的全部。这间惨淡经营的小餐馆却养活着苏乐和他的母亲苏美红，平日里他们娘儿俩就住在餐厅楼上的狭窄房内。

苏美红今年三十八岁，右手握刀，左手叉腰，身穿粉底白花的睡裙，脚踩一双大红色人字拖，满头五颜六色的发卷儿都没来得及取下。因为刚才的厮打，有几缕黄色卷发垂到了她的耳边，大眼瞪得像铜铃，怒视着前方五名身强力壮、刺龙画虎的彪形大汉，苏美红叫道：“史龇牙，不就是几个臭钱吗？老娘打牌打了十几年，什么时候赖过账？说好了明天给你，你昨天答应得好好的，今天就找人来砸我场子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有种的自己过来，别当



缩头乌龟，别让我碰到你，不然老娘一刀把你给咔嚓了！”

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背心、身上纹得花团锦簇的大汉冲上来，一把就将苏美红推倒在地，菜刀也当啷一声落到了一边，那汉子道：“砸！”

这群人是当地的一伙无赖，一拥而上，转瞬之间将小东风砸了个一片狼藉。苏美红顿时红了眼，施展出了泼妇本性，冲上去抱住为首的那汉子又抓又挠。那汉子甩手就是一记耳光，打得苏美红七荤八素，有两人拖着苏美红，将她扔出了小东风。

苏美红头发也乱了，拖鞋也掉了，光着脚丫破口大骂，此时有人来到她面前伸手扶住她的胳膊。

苏美红抬起头来，看到儿子苏乐正笑咪咪地望着自己：“妈，您又赌输了？”

苏美红看到这小子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伸手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：“笑！笑个屁啊！老娘被人打了，你还笑！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生的？”

苏乐把书包往地上一扔，上前两步，抓起地上的菜刀，一声不吭地往小东风里面走。

苏美红这会儿反倒有些紧张了：“儿子！别拿刀啊，千万别闹出人命！”谁的种谁知道，苏美红当然清楚儿子只要红了眼，绝对是个六亲不认的货色。

小东风里面，几名大汉正砸得不亦乐乎，苏乐扬起手中的菜刀用力一甩，菜刀在空中风车般旋转，贴着那带头人的耳边飞了出去，深深刺入通往厨房的木门之上。去势虽然被木门阻挡，可刀身仍然在颤个不停。

那大汉被吓得僵在那里，愣了一下方才慢慢转过身去。

苏乐仍然是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：“哟，这不是邦哥吗？怎么来我家玩啊，人你也打了，店你也砸了，我们娘儿俩啥都没有，就剩下两条命了，接下来想怎么玩啊？我们没什么玩的，只能跟你玩命了！”苏乐一伸手，从破破烂烂的柜台底下又抄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。他从三岁开始就拿菜刀当玩具，玩花式玩竞速他都有信心，在春风街上他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，当然仅限于男子组，老妈除外！

这时苏美红抄着一把斩骨刀从外面冲了进来，尖叫道：“儿子，你还年轻，别犯浑，砍人的事情让老妈来！”

苏乐道：“两母子还分什么彼此，左边两个归我，右边三个归你！我咋才磨的刀，今天刚好试试这刀口！”

苏美红心里有些纳闷儿，凭什么我三个，你两个，你这当儿子的太没责任感了，居然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老娘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她扬起手中的斩骨刀：“居然敢砸老娘的店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苏三姐在春风街的名头！一把菜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，谁敢说老娘一个不字？”

此时外面响起警笛声。

那个叫邦哥的男子恨恨地点了点头：“得，算你们娘儿俩狠！苏美红，你长点记性，明儿赶紧把钱送过去，否则……”

“否则怎样？老娘还怕你们这帮杂碎。”自从儿子出现后，苏美红刚刚被挫伤的锐气重新成长起来，菜刀在手，威风八面，锐不可当。

邦哥嘿嘿笑道：“跟你拎不清，我们找你儿子！”丢下了充满威胁的一句话，他向同伴使了个眼色，几个人抢在警察到来之前匆匆离开了小东风。

派出所的警察象征性地转了一圈，对他们来说，小东风被砸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远的不说，今年就已经是第三次了。苏美红滥赌，因为赌博，不知在外面欠了多少账，前年还因为赌博被拘留过。辖区警察也对她说服教育了多次，可这女人非但不领情，反而把警察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知道她这副德行，派出所的民警也懒得管她的闲事了。

警察走后，苏乐拿起一把笤帚收拾眼前的一片狼藉。

苏美红先去把从肉摊上借来的斩骨刀还了，又到外面拾起了儿子的书包。回到餐馆，自知理亏的苏美红陪着笑脸来到儿子面前：“那啥……没事了，交给妈收拾，你去上课吧。”

苏乐没说话，继续把玻璃扫入簸箕里面。

苏美红道：“儿子，乖儿子，生妈气了？妈答应你，以后绝对不再赌了。”

苏乐叹了口气道：“你要是能戒赌，老母猪都能上树。”

“哟嗬！你这个不孝子，有你这么跟妈说话的？不是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会有今天？你说我什么？居然说我是老母猪，我要是老母猪，你就是个猪崽子！”

苏乐道：“你别跟我这儿较劲，我说老妈啊，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啊？”

苏美红一双眼睛转了转，然后呵呵笑了起来：“没多少啦！”

“没多少是多少啊？”

“没多少就是没多少啊！”

苏乐扔下笤帚，也是一副笑逐颜开的样子：“老妈，这么说我就不用担心了？”

苏美红满脸笑容地甩了一下手道：“你担心个屁啊！天塌下来有老娘我顶着，你只管好好复习，考上一所大学给老娘我争光！”

苏乐乐呵呵道：“不用考了！”

苏美红一听就愣了：“什么？什么不用考了？”

“今儿几号啊？”

“七号啊……”苏美红说完，顿时想起了什么，扬起手就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，“我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，儿子，你今儿考完了？考得怎么样？”

苏乐道：“没进去，我怯场，所以就回来了！”

苏美红伸出手指在苏乐脑门上狠狠戳了一记：“你这个废物啊，十年寒窗苦，老娘辛辛苦苦供你读这么多年的书，目的是什么？还不是希望你能够考上大学，能够有所作为有所出息，可你倒好，你奶奶个熊啊！过去你逃课，现在你居然连高考都敢逃，让老娘白花了这么多钱。早知如此，省下这么多年的学费，老娘早就翻本了……”

“我奶奶没得罪你，你嘴下留德！”

苏美红火冒三丈：“老娘还就问候你奶奶了。”她低头脱下人字拖，挥舞着去打苏乐的脑袋，她下手颇重，打得砰砰有声。

苏乐捂着脑袋逃到了外面。

苏美红扬声骂道：“兔崽子，你还敢跑，信不信我拿刀剁了你？”

苏乐道：“我还真不信，你就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，刚才那帮人来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砍人？”

“兔崽子，我今儿非砍了你不可。”苏美红扔下人字拖，当真换上了菜刀。

邻居吴大妈听到这边娘儿俩又掐了起来，赶紧过来道：“我说三姐啊，是我打电话把你儿子叫回来的，不是他逃学……”

一句话就把这件事给说明白了，苏美红顿时偃旗息鼓，握着菜刀回到了

自己的小餐馆。

没多久苏乐也溜回来了，看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大厅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苏乐笑道：“怎么着，还哭上了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我说老妈啊，咱能有点创意不？”

“滚！”

苏乐拉了张椅子在母亲身边坐下，仰着一张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，脸上却带着市井油滑的微笑。这微笑就是十七年春风街生活赋予他的明显印记。

苏美红终于受不了儿子的这种表情，嗤的一声笑了起来：“兔崽子，你这脸皮真厚！”她伸手在苏乐脑后来了一巴掌，没用力，根本就是抚摸。人和人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，有人喜欢春天细雨一般润物无声，有人喜欢夏夜小溪那般温柔如水，而有人却青睐这种火星撞地球的劲爆快感。苏美红娘儿俩之间的感情表达方式无疑属于后者。

“不生气了？”

苏美红道：“没生你气，我是生自己的气，都怪老妈不争气，是我耽误了你高考。”想起刚才儿子那么说，无非是想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，苏美红越发觉得内疚，眼圈又开始红了。

苏乐道：“还真把高考当回事儿？其实以我的成绩，就算参加高考，也考不上。”苏乐对自己的成绩还算有些自知之明，他偏科严重，语文、英语还勉强凑合，数学那是常年不及格，连老妈对此都深感不解。这小子从小就在柜台帮着算账，再复杂的账目，基本上一过眼就能算个清清楚楚，明明是数学天才啊！实在想不通高中后怎么会在数学上拉了后腿。

“搞不好你发挥超常呢？上个三本也行啊！”

苏乐道：“我也就是偏科，数学成绩太差，还不至于您说得那么不堪，要是我稍微认真点，清华北大也不是梦！”

“吹吧，你就！”苏美红拿起桌上的卷纸，擦去残余的眼泪，“没高考成绩，连技校中专也上不了！”

苏乐道：“上不了不是更好，以后我就守着小东风，跟您学炒菜做饭。话说我都快成年了，您老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么大一一片家业传给我？”

“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老娘还没死呢，你就惦记上我的家产了？”

苏乐道：“我听人说，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也跟遗传有关系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您就是一厨娘，您觉得我能成什么样儿？”

苏美红道：“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爹呢？”

苏乐道：“我爹，我爹什么样子？要不你给我说说他的事儿？”苏乐一脸的悠然神往。

苏美红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爹什么样子？当年老娘是春风街一枝花，追求我的人海了去了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你爹？”

苏乐虽然脸皮够厚，此时也有点扛不住：“得，我不问，我不问了还不成吗？”从小到大，一问起父亲的事情，老妈就跟自己打马虎眼，要不就干脆胡说八道，苏乐到现在连自己亲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。

苏美红道：“回头我得去派出所问问，看看能不能给你改名，苏乐，输了，老娘这辈子赌场不顺，都是你这兔崽子给害的。”

苏乐道：“别价啊，我对这名字都有感情了，你要是敢给我改名，我可真跟你急啊！”

“你敢！你是我生的，老娘让你叫什么你就得叫什么！”

## 苏乐？输了！

苏乐知道老妈绝不会因此悬崖勒马痛改前非，但是他没想到，当天晚上老妈又忍不住出去赌博，而且将他们娘儿俩赖以生的小东风给押了出去，其结果当然是血本无归。

苏美红自知犯了大错，居然连夜收拾行李，留下一封信后逃得不知去向。

苏乐看到那封信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九点，信就放在他的床头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儿子，老妈把咱家的家当全都输完了，没脸见你，我出去打工赚钱，不混个衣锦还乡，老娘还真就不回来了。你肯定不会生我气，你是纯爷们儿，我只是一个小女人，哪有纯爷们儿跟小女人计较的道理。我没啥东西留给你，床底木箱子里面，有一本祖上传下来的食谱，应该是个古董，可老娘一个字都不认得，就算是留个纪念吧。别找我，家当全输干净

了，找到我我也养不起你。说来奇怪啊，我突然有种重新做人的感觉，这感觉仿佛让我回到了青涩的少女时代。我想这次终于可以洗心革面了，等再出现在你面前，老娘一定会从头到脚焕然一新，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小富婆……”

看到这里苏乐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小富婆，老巫婆才对！”笑声过后，心中却有些说不出的难受。

他弓身从床下拉出那只满是灰尘的旧木箱，木箱并没有上锁，打开木箱，从一堆旧衣物下面找到了母亲所说的那本食谱。因为年代久远，书本泛黄，甚至连封皮都已经掉了。苏乐草草翻了一下，上面都是竖着写的小篆，多数都是人家认识自己，自己不认识人家。苏乐摇了摇头，估计老妈也没看过，翻书的时候，从中掉出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同时掉出来的还有一颗用线系着的狼牙。苏乐把狼牙套在脖子上，捡起照片，看到照片上却是一个男子，长得颇为英俊。望着照片，苏乐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。他发现，这男子的面部轮廓和自己居然有几分相似，母亲为什么会将这张照片夹在祖传的食谱中？想来这男子对她的意义一定非常重要，搞不好这人就是自己的老爹呢。

苏乐小心收好了食谱，又将照片塞入自己的钱包中。

做完这一切，就听到楼下响起敲门声。

确切地说应该是砸门，苏乐推开窗户向下望去，却见史鲍牙带着两名壮汉，正在小东风外面拍击着卷帘门。

苏乐道：“干什么呢？大清早的，你还让人睡觉不？”

史鲍牙抬起头，向苏乐笑了笑：“你妈呢？”

苏乐没搭理他，把头缩了回去。

史鲍牙在下面扬着嗓子叫道：“苏乐，你妈呢？”

苏乐的声音从上面传来：“出门躲债去了！”

“他妈逃啦！”史鲍牙大惊失色。

苏乐穿好了衣服，脑袋又从窗口露了出来。

“她去哪儿了？”

苏乐道：“你急什么急？我当儿子的都不急，你着什么急？到底我们俩谁才是她亲儿子？”

四周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“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敢骂我！”

苏乐从楼梯上走下来，没好气地望着史鲍牙：“大清早的别在这儿吵吵，那么大人了有点素质行不行？”苏乐从老妈身上遗传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从小到大就不是个怕事的主儿。

“你妈欠我钱！四万五啊！她跑了你就得赔！”史鲍牙瞪大了一双小眼睛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苏乐笑道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不是黄世仁，我也不是白毛女，我妈欠你钱，你找她去啊，跟我嚷嚷啥？我正愁没人帮忙呢，抓紧点，最好登个寻人启事，钱我没有，照片倒是能提供一张。”

“臭小子！信不信我抽你？”

苏乐抬起头，望着史鲍牙：“我还真不信，你敢动我一手指头，我今儿就拿刀跟你拼了。我今年还不到十八岁，就算一刀把你给捅了也不会判死刑，大不了就是无期。刚好我妈跑了，我正愁没地儿吃饭，有政府管我一辈子倒也不错。”

史鲍牙和身边的两个汉子听到这小子这么说，都打心底冒出一股寒气。这小子看起来笑眯眯的，想不到说起话来这么狠，真要是发起狠来，他们可奉陪不起。

史鲍牙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没钱那就拿你们家店面抵吧。”

苏乐道：“我看您还是去法院告她吧，法院要是把小东风判给你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如果法院不判，嘿嘿，对不住，我这当儿子的就是法定继承人，还轮不到你。”

“你……”史鲍牙被这小子气得七窍生烟。

就在史鲍牙酝酿着要把小东风再砸一遍的时候，看到一辆白色皇冠轿车沿着道路驶来，在小东风大门前缓缓停下。车门打开，一条黑丝美腿先探出来，足有十厘米高的黑色高跟鞋落在地面上，然后一个身穿黑色OL装的短发美女从车内走了出来。

她身高在一米七左右，体形绝佳，齐耳短发显得颇为清爽，秀眉弯弯，双目明澈，肌肤也生得白白嫩嫩。

以苏乐欣赏美女的苛刻标准，也可以为她打八十分以上。

那美女抬起头望着小东风陈旧的招牌，然后点了点头道：“就是这里了！”

苏乐走了过去：“这位小姐，请问您找谁？”这厮对美女从来都是相当礼貌客气。

苏乐任何时候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他虽然生得算不上特别英俊，可给人的第一眼印象和善安全，很容易让人生出好感。

那美女笑了笑：“你一定是苏乐了！”她伸出手去。

苏乐看到一只白嫩细腻的纤手就这样伸向自己，不摸白不摸，青春期的孩子，想法就是那么直接。这厮的胆色一直都是超越同龄人的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将美女的纤手握住，不就是摸摸手吗，又不是摸屁股摸胸，有啥可犹豫的？

美女显然没有因此而生出心机，并不知道这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少年，此刻正握着她的手在意淫着什么，继续嫣然笑道：“我是新越江餐饮连锁有限公司的宋晓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苏乐松开宋晓白柔滑的纤手，接过她的名片，名片设计得很精致，淡黄雅致的仿古色，黑色瘦金繁体字，很少见到的纵向排版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苏乐很耐心地把上面的文字看完，笑道：“宋小姐，不知您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宋晓白道：“事实上我是过来通知你一声，这间酒馆如今已经被我们正式收购。”

“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苏乐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小东风的重要股东，同时又是未来唯一的继承人，小东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居然不知道，老妈竟然将他全盘蒙在鼓里！苏乐感到被无视了，进而又产生了一种怨气和郁闷。

宋晓白道：“我们通过正式渠道买到了小东风的房屋所有权，我们拥有一切合法手续。”她指了指与小东风相邻的房屋道：“早在半年前，我们就开始收购春风街的这些旧宅，只有在收购小东风的时候遇到了阻碍，还好昨天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我来是要通知你，希望你能够在三天内从这里搬走。”宋晓白人长得漂亮，说话也细声慢语，极尽温柔，可说话的内容却充满了最后通牒的意思。不但做了最后通牒，她还把苏美红签字画押的转让合同给苏乐过目了一下。



苏乐这下全都明白了，老妈把小东风都给输出去了。这下倒好，她拍拍屁股走人，不管儿子什么事，自己现在连住的地儿都没有了。老妈啊老妈，虎毒不食子，你做事可够绝的。眼前的这位美女虽然漂亮，可人家是来赶人的，当真是，蝮蛇口中舌，黄蜂尾后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同样郁闷的还有史鲍牙，他走过来道：“我说，你凭什么说小东风是你们的？苏美红欠了我的钱，想收房子，你得先把她欠我的钱还清了。”

宋晓白压根没有理会他的意思，在她眼中，史鲍牙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混混儿罢了，她转身就走，史鲍牙拦住了她的去路。宋晓白展颜一笑，屈起右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顶在史鲍牙的双腿之间。

史鲍牙痛得惨叫一声，捂着裤裆跳了起来，宋晓白已经回到了皇冠车内，司机开着汽车一溜烟离开了现场。

春风街上只剩下史鲍牙恶毒咒骂的声音：“臭娘儿们……哎哟……”

## 乞丐

苏乐是个天性乐观的人，即使老妈输光了全部的家当，即使老妈出门躲债不辞而别，即使老妈走得匆忙甚至没来得及给他留下一分钱，他的情绪仍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。按照老妈过去的说法，你小子怎么这么没心没肺，真不知道是不是我生的？

苏乐认为无论快乐还是烦恼都是自己找的，生活总得继续，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。他已经十七岁了，眼看就到了可以独立的时候，在国外十八岁不就自立门户了吗？天无绝人之路，至少这三天自己还有地方可住。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纯粹是浪费生命，活着就得笑对每一天，苏乐想得很开。

小东风的老板是苏美红、小二是苏美红、厨子也是苏美红，在苏乐长大以后，他偶尔客串一下小二和厨子的角色，但是还从未真正当过老板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三天后新越江才会来收房，三天里自己岂不是成了小东风的真正老板？

家里没钱，店里也没钱，苏乐翻遍了小东风的每个角落，最后只找到了两个一块钱的钢镚。老妈这事儿干得有点不厚道，临走的时候，连他钱包里